# 聖門十六子書

# 先賢朱子傳

先賢朱子名熹字元晦宋司勳吏部郎松之子也世爲徽之婺源人居紫陽山下幼穎悟莊重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元晦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甞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舉建州鄉貢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

如此然絕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
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
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
則補其缺遺别其次序綱領條目燦然後明于論語孟子
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
命之于易于詩則求其本義考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
數千載之上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
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于禮則病

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惘後世律尺旣亡而淸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記事之法綱紀而不紊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而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

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于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榦曰道之正統恒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元晦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朱子闕里誌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改稱先賢升祔十哲山東通志

李方子曰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删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

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趣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藉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義理元微蠒絲牛毛心胷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元吳澂贊

朱子書

上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辟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勲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

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巳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

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

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

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
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
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
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
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
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
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名以未終喪辭

七年既免喪復名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

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
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
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閒利
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
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
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
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

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

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

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

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

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

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戸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

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

遂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
後六上准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
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
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
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
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
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
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准罷相遂入奏首

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

不容非不塈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
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
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
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
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
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
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
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

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

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詆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

福宮未踰月再名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説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

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

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

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葢已鮮矣而又時使邪倿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容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

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

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

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昵則昵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

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不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

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

豈知其論償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遷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

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

右浸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
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
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
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
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
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
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
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

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

可謂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
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先未
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先未嘗忘親之心以致
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固辭待制侍講上
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
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
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
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

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竊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幾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

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犹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

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合

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

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焉

奏禮經勑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

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
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
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
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
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啟殯
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
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

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

不以閑郎劉撤傳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數其害政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

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
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
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
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
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
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
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
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

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
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
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
擬遂名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
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
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
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何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

時士之擬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歿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

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
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
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
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
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
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
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硏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刋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

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

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宋史本傳

朱子書晝象自儆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盍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承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朱子名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居紫陽山下父韋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齋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名

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審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毋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毋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

舊制乞罷又以放入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悟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郎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

再辭并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外
祠十六年進除秘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
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
年喪長子請祠除秘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三年
乞補滿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時趙汝愚
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王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卽
位翌日首名除煥章待制侍講行且辭入奏上二劄辭待

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忤韓侂胄御批與宮觀宰
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郡力辭遂行十二月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
以疾丐休致冬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
四年從所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
待制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
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
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列從祀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

朱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朱文公祠在歙縣紫陽山祀宋朱子

朱文公闕里廟在婺源縣南每歲二八月仲丁致祭

朱子先世故居在婺源縣南元時知州干文傳建朱子家廟中有韋齋井相傳文公生時井中紫氣現亦曰虹井明宣德中建亭其上

朱塘在婺源縣東朱子還婺源與門人滕璘遊見其山水

幽靜俱如疇昔夢中所見問其地對曰朱緋塘璘世業也朱子曰故與予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爲書草堂二字貽之

屏山書屋在婺源縣翠屏山朱子歸省祖墓時所建十世孫穩復結屋讀書於此

朱家巷在徽州府西南黃墩朱子自叙茶院譜後云先世居歙之黃墩　以上六條見江南通志

朱文公墓在九峯山下大松谷先是文公夢曰龍居後塘

乃先生歸葬之所後得地果名後塘文公妻劉氏先卒次年文公定其穴名曰寒泉亭而自營壽藏於側總名其廬曰順寧有石塘碧中詩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文公卒十一月遂合葬焉

九峯山在延平府城南劒津里峯巒九疊旋繞縈廻爲府治諸峯之冠一在建寧府建陽縣西北嘉禾里九峯聯峙下有大林谷朱文公葬所也

朱子祠在福州府南天皇領上一在道山麓曰先賢石室

一在冶山東曰文筆書院一在郡西關外曰西湖書院一
在石井巷一在共學書院俱有祀典春秋有司致祭一在
閩縣台北里一在福清縣治曰明德書院
考亭書院在建陽縣三桂里爲宋朱文公建一在莆田縣
衙署東
朱文公宅在考亭書院之右一在崇安縣東北五夫里文
公父松卒以後事屬劉子羽子羽築室田里之旁以居扁
其廳事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示不忘故土也寢

堂曰章齋皆以父命名之别室有晦堂敬齋義齋文公有名堂室記晚年始移居考亭有懷潭溪舊居詩

天光雲影亭在考亭書院之西宋紹興二年朱文公鑿方塘半畝搆亭其上扁曰天光雲影

雲谷書院在建陽縣崇泰里宋朱文公建

道源堂晦菴在建寧府建陽縣俱宋乾道中朱文公建在崇泰里雲谷舊址猶存

雲谷山在建陽縣西崇泰里山最高翠嵐環繞內寬外密

上多飛雲下有谷水西南流術澗北而下路徑斗絕行里餘俛入薈蔚折而東石壁高廣皆百餘丈朱文公愛其幽勝搆亭室山中扁曰晦菴

西林寺在延平府城東南五代梁時建朱文公請李延平受學嘗寓於此

溪山書院在古田縣北有朱文公扁曰溪山第一 在尤溪縣曰南溪書院祀宋朱松內有橋爲文公手書溪山第一四字

小山叢竹在泉州府治資壽寺內宋紹興間朱文公爲同
安簿講學於此因書小山叢竹四字刻石
經史閣在同安縣儒學後宋紹熙間朱文公建以蓄古今
載籍元大德中重修
石室淸隱齋在道山巖朱文公講學處手書石室淸隱四
大字鐫于石
道山舊名烏石山在侯官縣城西南隅與閩縣九仙山東
西對峙唐天寶間敕改閩山宋郡守程師孟改爲道山建

亭其上曾鞏爲記有書院在烏石山麓

溪山第一石刻在龍溪雲洞石壁上宋朱文公書溪山第

一四字又有一洞刻石室淸隱四字亦文公所書以上十

六條俱見福建通志